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積齋集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謄録副貢生臣黄道煚

謄録監生臣單可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提要

積齋集五卷　　別集類四　元

臣等謹案積齋集五卷元程端學撰端學有春秋三傳辨疑已著録其文集元史本傳不載世亦未見傳本惟文淵閣書目有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中尚頗散見一二考曹安讕言長語記歐陽元為浙省考官本房得四

靈賦一卷詞意高迥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元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督掌卷官取其本經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卷乃程端學歐陽玄作端學墓誌亦稱至治癸亥浙闈秋試第二塲四靈賦詞氣高迥因得與選則端學以是賦得名必載集中今所存僅陽燧賦一篇而是賦已佚則散亡已多矣謹掇拾殘剩釐為詩一卷文四卷以備元

人之一家端學之說春秋勇于信心而輕于疑古頗不免偏執膠固之弊然其人品端謹學術亦醇故其文結構縝密頗有閎深肅括之風故曹安又記其會試經義策冠場考官向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蓋根柢既深以理勝而不以詞勝故與雕章繪句者異焉詩尚沿南宋末派觀墓志稱端學泰定初扈蹕上都時虞集為國子司業深相器

重而不甚見兩人唱和之作則端學不以是擅長亦可見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積齋集卷一

元　程端學　撰

賦

陽燧賦

惟皇建極兮龍德正中動無不敬兮伊郊祀其益隆犧牲潔粢盛美兮期鬼神之降假聚吾神以求合兮遂冥搜夫精蹟惟火雖潔兮猶慊其或汙鑽木擊石兮與焚膏其奚殊仰扶光之赫赫兮曰衆陽之大宗蒼蒼不知

其幾千萬仞兮褰淩風而上征念無形猶可致兮詎有形而莫假謂明鑑之有類兮允陰陽之所宅俟東方之既明兮拂晶光以相對執謂霄漢之穹窿兮歘離明之交會其初孔微兮奄觸類而成燎既氣潔而燭明兮豈饌陳之僅煦蒻蕭燔柴以求陽靈兮寧舍茲而外取當辟公之助相兮照齋明之心膂至神莫能形容兮名之曰陽燧譬方諸之引明水兮可上池之同類余然後悟造化之妙合兮雖高遠而無間洋洋昭布森列兮孰屋

漏而不燀竊又疑夫火爲五行之至妙兮必著物而生輝其起無從兮其戢無歸熹熹融融兮疇夫人之可言不與水同渞兮何前聖之文繁亦庶幾其來享兮廣吾敬之所極噫一物之尚然兮餘類推其可識皇天至公兮信無常而無親曰定命其有道兮齊一心而弗替祭必受福兮斂五福以敷錫銷舊染之污濁兮煥大明於萬國菽粟如求水火兮上足下豐陽燧之火將與日並照六合兮夫豈囿一用以爲功

五言古詩

題隱珠書院

美玉常在山明珠常在淵茲山名隱珠誰能究其然我聞徑寸寶允在懷抱間寂寂若無迹神光翳幽玄時於酬酢處纍纍見根源有能自洗濯再使光明全明月照萬水在在同一圓長沙富才彥劉家世稱賢珍藏不自售結屋珠山巔講習資麗澤象物古有緣

感興

秦阡廢周井木鐸亦不鳴教養兩乖術義路何由興巨室力敝帑貨賄縈厥情窮氓朝夕間長念饑寒并所以各有役躑躅坐待明輕重倘自決利機何由萌

壽初翁先生

喬松何亭亭層陰冒岡陵豈無霜與雪保此恒青青體性固應爾種養諒有成免絲抱柔脆攀緣得深憑頹解借高掾仰與歲寒盟松底有流脂能作千年苓茹之填骨髓益我氣與精惠我倘弗秘共翁樂長生

遊建平東湖題石磴

春雨曉澄霽暄風媚芳物歡言命雙屐聿來憩修竹茂林薪葱芊煙雲時出沒一水下縈紆遠峯聳崪嵂歲莫遠爲客經春倦馳逐豈其得佳趣幽意淡自足暮歸沿春流輕風激商曲

和笑翁先生種栢苗

種栢不千歲不與大廈收養此未盈尺君志何悠悠先生啞以笑此語非吾儔憐彼貞秀姿托根澗谷幽青陽

不爲春嚴霜不爲秋秋來雨相對此意嘿自佯安得計
日月坐待匠石求自侶林君子鎮日以優游

遊赤山

雲去天宇寛暄風吹襟裾聊携同心友披榛步郊墟李
冬氣侇温芳類先敷舒初陽媚青柔寒梅薦芳華歲晏
百感集復此散煩紆頽然付一醉萬事皆雲如俛仰有
餘樂不道非我居矧兹羣彥聚共此物外娱勤也瀟灑
士淡與秋色俱謙也騏驥才燕越一馳驅岳生敦敏姿

湻哉眞聖儒所以不辭酒醉舞郎溪途皇天走日月欻若過隙駒

題陳氏子迎出母卷

陳子壯有室不識慈母顔問人人不知寤寐成恫瘝一旦告之故轍跡窮人寰逆旅豈天授見母生得還人謂朱揚州情事遥相關禮變處世易處家良獨難世事義是適斡蠱恩義閒循恩乖父志從義忍母患所以伋也子勉强棄蒯菅世閒朱陳事能不爲潛潛

送良能單子遊建平

孟冬變時候雲黑天地寒單子將有適親賓集郊關執手不能別洟泗如奔湍我謂志士胸九有一視間此別不足惜所惜具慶年嚴父客千里慈母倚門歎處違嚴父候出遠慈母顏出處兩無得遲子趣迎還至孝不在約菽水成欣歡我生早孤獨欲養誰余餐以我養不時知子心靡安我有郎川兄歸計尚盤桓長念父事之庶以追往愆憑子一問訊爲我陳肺肝倘同乃翁車彼此

所顧言

贈安當之同年歸高麗

我家東海西君家東海東總是東海上海濶無由通我如海中雲君如海中龍雲龍以類應萬里終相從君才起賔興我愚亦叨蒙春官俱戰藝論心此時同人閒豈無友文會情自隆去年别我去索居正忡忡今年倐來思詩酒聊從容奄忽復遠别離合無定踪還如雲與龍聚散八紘中相期鬍氷蘖歲寒以爲功

贈張御史歸高麗

皛皛遼海東旁礴萬餘里山高水明麗儲精産瑰偉風俗本淳樸矧復化箕子張侯其巨擘丰姿娩秋水走馬以朝君邂逅京城裏初覿已傾蓋再見心遂委酒酣忘爾汝我歌君洗耳綢繆未云久辭我歸故里容邉難爲別悵悵成坐起我家東南陬相望去無幾他年歸故山許我航一葦

雪中與李德彧分韻得時字

同雲蔽天地驚飇輔寒威奄忽萬籟歇雪花交横飛仰矚未云久庭樹變華姿峨峨江南山晃晃眯所窺千里一渾浩蟾兔生晝輝却思去年日踏雪郎溪湄手携二三友興逸未言歸今我及二子亦復賞此竒心明滯各融素懐嘿相宜因謌成短章聊用記兹時

同謝彦實諸友飲江皐醉題

秋江冩我心秋風吹我衣手携五六友浩飲秋江湄江月正皎皎興逸未言歸歌聲動秋濤白鷺參差飛

送張得眞歸湖南

張生清愼士貌古心亦閑落落寒澗松英英秋畹蘭三年遊太學一日當南還俛首前乞言庶以銘肺肝我謂聖與愚只在人已間人孰不問學無爲良獨難耿耿方寸明實爲萬化端尋常醻酢處仁義類魚貫聲色與臭味亂我耳目官神鑑一以昏是非方異觀所以奪予早夜徒嚾嚾爵禄有定命智力非所干求蘖幸自愛顧言同歲寒

劉損齋至建平次其韻

劉公古豪士抱器當明時博識辨勞薪絶照逾然犀博士滯桐城用與材相違誰云懐印組終然丘壑姿六月即步見洒我以清飈且爲十日遊未用輕語離大巖起東南鸞鳳爭騫飛南湖呑數州去此不町畦山川太白跡風物玄暉詩菰蒲中有人此語今豈非文章出西蜀作者久不支顧爲留賦詠大手非公誰出語勿過高隨俗免嘲嗤

乙丑初至江東精舍山主王豈巖寫示詩盈軸

輒次首篇韻爲謝

蒼壁衛精舍輕霞冠崇搆門逕既威夷竹樹亦森秀前臨秦淮流後倚鍾山岫道講如砥矢學謹不徑竇高堂奉宣尼兩廂來異茂淵溪處采蘋尊爵嚴奠酎入者既得門雨漸見美富主人造士心四教順時候顧我如爰居入耳眩金奏滿百不以聞豈但容其復

即事呈伯勉

天清露爽涿夜廊涼月上披衣出草堂忽聽風笛響俄
然寸心明迹邐成孤賞

遊東門分韻得半字

太儀妙斡運忽忽春逾半頗聞集里彦川原縱奇觀憐
我縈世紛淪迹乖勝踐却憶去年日亦得快兹玩嘉容
或鼎來杖屨遂魚貫層巒屹巑岏澄湖浩瀰漫孤花媚
幽薄晴宇翔飛翰高情切天雲先後畧童冠短章交唱
和飛觴迭酬勸詠歸循故蹊頹陽渺沙岸重來已隔歲

俾我成感歎人生藐如寄歲月急奔駻役役不自持毫
釐異氷炭明發又東鶩各在天一畔願言崇令德相期
勤旦旦

七言古詩

和謝兄用東坡韻咏海棠

先生宴坐如槁木手種閑花伴幽獨野人遺我西蜀春
丰姿洒洒去塵俗一詩未及怪杜陵要畫不成惟鄭谷
如何曾植上林花無端肯偎幽人屋曉疑猩血染紈綃

晩看粉臙花奴肉山日高懸朝露晞錦帳春酣睡未足可憐錯比玉環嬌玉環那得渠貞淑容柔避日俯長楊身輕怕風倚脩竹眉山老子謝繁華也向籬閒一偷目從知身是草木精天涯自憐同出蜀蜀人不記移根時將子翻疑鴻與鵠文彩却與花爭鮮拄杖看花自成曲明朝我欲躡舊蹤打起黃鸝莫相觸

次李伯圭韻

大椿千歲爲春秋人在瀛海之一州蟪蛄所知蠻觸爭

得即懽忻失即愁羡予天放不受束外視聲利如粒粟南山隱几爽氣佳北窓高枕清風足人間樂意熟此久我今作計未應後已將萬事付蕉鹿須臾夢覺復何有

題鴈圖

秋風颯颯吹黄蘆北鴈南飛參差呼原草風吹春復緑南鴈北歸聲肅肅十年馳驚京華塵每逢飛鴈生悲辛歸田却似倦飛翮浮鷗浴鷺相親狎乘興謾爾西江遊已覺一日如三秋誰奪天機作横幅水清沙淺羣鴈宿

豈無黃雀謀稻粱獨避寒暑空頡頏雪霜磔翼不改性

飛遍江湖節逾勁喚起清夢遶故山髣髴扁舟前浦還

五言律詩

出建平西城

雨後煙雲煖江南草木春看花非故里出郭已愁人日

月催元髮乾坤浩容津如何蘇李子乘敝尚風塵

送李丞知京兆司録

纔從知己薦公近以知己薦尉改官又應辟書行令知府天章孫待制辟公領是

任
廷尉官聯重軍謀職任清華嚴春野秀紫閣晩峯横
盡是供吟處歸應新集成
次蔣菊遲韻
老逾文力健筆陣掃千人留容囊從罄忘言意轉真花
看籬菊日水憶帶湖春鳴鳳行軒翥飄飄不可親
次粉埸官陳澤雲韻
江左官懷冷闕闌容未還杯傾從白髮窓拓得青山朋
友求三益文章見一斑台雲隨渡浙尚漬衣巾閒

次趙子山韻

幽棲自成趣語默意俱真事業新吟富生涯舊食貧久知莊叟傲不污庾公塵花竹看君種清陰已蔽人

次馬伯庸少監韻四首

帝德昭日月黎氓仰照臨扶光朝赫赫潤吹晚駸駸雨過川原淨雲生山谷深微臣顧抒臆志不在腰金

鄉國五千里江山幾萬重清宵聞擊柝大道不傳烽南容勞相問家書怕啟封才疎甘野鶴何意附雲龍

吟身還倚馬歸夢托啼鵑僻學存書卷新愁附酒船文
章誰賈董功業自閔顛白首從來往悠悠度歲年
端門開日月高閣近星辰易簡陳前學從容屬近臣春
秋差穀旦早晚致時巡比竹歌鳴鳳横編賛畫麟
和筠軒司徒題英皇御書韻
鹵簿崇親祀風雲繞帝宸百年開禮樂萬感付臣民牀
上琴空在書中墨更新不逢帷幄舊寧識聖恩淳
寶笥開遺墨浮雲爲我陰盤銘推盛德筆諫表貞心密

有雷霆護明於日月臨史臣求聖製樂舊被新音

補挽友仁先生

程朱寥廓後夫子乃今生太極完心體三光借德明奉親須養志錫類必推誠若使天年壽應看集大成

七言律詩

賀劉父九十八壽

身任崆峒已百年七朝冠蓋口能傳隱居謾作愚公計箴儆思齊衛武賢鶴髮奉觴皆弟姪綵衣繞膝半曾玄

澆漓不變深淳俗疑是宣平別有天

和趙山心先生墓所種松竹韻

松竹栽於一代餘功勤定是過當初當初經理人供役今日封培手自鋤勁節便看凌歲晩柔情已覺補雲踈此心即與山濤似就詔爭如爾隱居他日穹林百尺餘只今便是養根初良姿難長在自植惡莠易滋休廢鋤夫子無言能力踐狂生有志愧才踈願推此孝盡常性定得人心返故居

次王常博韻

馬蹄欵欵踏平沙宮樹修修留落霞靜照碧波千甲第遠依翠竹幾漁家西山呈秀雨初霽東郭生明月欲華更愛同遊盡才彥太平仍得見隨騧

和李伯圭韻

數間茅屋遠囂塵一曲清谿抱竹林碧水輕風春滇滇蒼藤翠靄晚沉沉殊方病久成愁喟高閣鄉遥倦陟臨萬事無言唯一醉世無鍾子莫彈琴

獨策青藜慰旅塵豈殊倦翼寄風林江湖多病青春莫
鄉國無書雙鯉沉越嶲鸎花勞夢寐楚山燕雨蔽窺臨
東南西北隔千里一曲離情寄玉琴
山川路邈客無賴天地春回花滿林野甸鷓鴣雙上下
晴川鸂鶒自浮沉思君永夜勞人夢何日高樓把臂臨
一醉濁醪忘世慮君謌我和無絃琴

和皇甫子韻

霜清碧海色幽幽宮樹風驚聲轉秋迷路阮生空自泣

著書虞子謾多愁寄身朔漠黄塵暗極目西山爽氣浮
世上功名何日了誰能真伴赤松遊

九日喜敬叔兄自建平歸

去年今日醉黄花君在郎川我在家今日兩人逢濁酒
我當擊鋏君當歌門閑秋老丹楓落天遠雲輕白鴈斜
堂上雙親越强健共君不樂復如何
秋風已放荒籬菊霜月初寒昨夜砧人事蕭條堪獨笑
天時荏苒故相侵也知馮子餘長鋏尚愛揚生賤十金

晝掩柴門對風雨一尊聊復得吾心

和史躬父詠雪

風雪交橫萬里吹郊原廓落絶禽飛亂堆銀粟天爲廪徧織紈綃地作機百辟佩環朝玉帝五更閶闔啟瑶扉融成只是人間水際得窮陰偶發輝縱傳盈尺是豐年何用經旬没野堧山失舊容疑改節石塗新粉學誇妍連空遠布魚麗陣滿目輕飛鵠白箋詩與勝神鬬奇巧我慚俚語續諸先

和躬父對雪

朊朊飛來不是塵輕輕堆作地中雲一身便踏廣寒殿百卉皆非下界春到處色同猜落鴈隔窓聲似折新筠誰能化作無窮粟活却饑年幾萬人

次海月元戎歳首喜雪韻呈理齋太守

元旦迎春喜歳逢瑶華連日雨雲同廣寒宫殿元無夜姑射仙人本御風破竹威聲驚屈節學梅清白故縈藂閉門豈必皆高卧履迹端能得固窮

和韻

暮春風物恰初三江水不流如碧潭多病瘦軀猶短褐誰家蕩子已輕衫人間勛業皆䰟夢身後聲名等笑談得酒便堪酬美景流觴陳迹不須探

麗人兩兩挾三三笑袚羅裙俯碧潭紒重不知頻舉手身輕渾欲不勝衫精神洛水聊容與雲雨巫山接笑談此色染人難禊袚柳邊迴首莫深探

綿綿芳草隨意緑艷艷嬌紅轉眼非林鳩自喚白日静

柳花輕逐春雲飛皂帽管寧誰得似敝裘季子未知歸破琴絶絃亦何益有道不愁知者稀

楊花

輕盈飄蕩失因依徧繞郊園及草池却似鵝毛初退氄僅如蠶絮不成絲蹔飛須倚狂風勢高舞寧思落地時吹盡殘紅遊子倦此花猶自費人詩

和筠軒司徒韻

心在山林迹在朝爐香散作白雲遥春生渭北空懐舊

秋到淮南待返招梵宇千年天闕近行宮五月雪花飄

下帷盡日無餘事珠玉時來慰泬寥

次韻秋山春日感興

青鬢才郎感興深醉於馬上得新吟一年臘盡人迎節

三晝陽生卦轉臨甲第對梅香病骨辛盤分菜雪塵襟

大材用晚何嫌老看取槃槃樹百尋

送縣令

三年相望隔燕雲逆旅青燈喜蹔親墨綬又分淮甸雨

朱衣行照錦城春弦歌教化行君志鞍轡追隨愧我身茹蘗歠氷須自愛男兒事業豈憂貧

和雨中牡丹

醉舞霓裳采戰酣汗香隨髻倚朱簷紫瓊栖淺流霞溢黄錦㯶低薄露沾相别馬嵬揮粉淚自羞飛燕下珠簾想嫌虢國逞嬌素洗却臙脂對玉奩

喜黄彦實歸次其韻

江南文獻屬君家自喜論交得棣華刖訊每曾憑越客

相思幾度見江花共君今日酒須醉恨我空山蕨未芽
人物風流有如此肯將年歲老煙霞

次蔣菊逕韻

擬同登陸向東遊憶弟看雲五見秋鄴架幸存書萬卷
李洲思種橘千頭羡君入院衆方歎有子持家百不憂
交割帶湖鷗好在三年端的爲渠留

次天台夏見山見贈韻二首

先生經學繼馮程早歲驅馳已有聲致澤未嘗忘此世

行藏端欲守遺經非縁藜藿真堪戀久信熊魚不得并澗底長松君莫歎百年直節保青青

離鄉恐作橘爲枳較德何殊菌與椿性懶不嫌官況冷才疎還喜士風淳尚慚孔禰忘年友敢説朱陳累世親尊酒詩篇莫相放南湖風物總回春

李伯圭過客舍留飲辱詩酒酣次韻

濁酒林間春日長垂楊屋外碧雲凉郫筒滿眼亦可醉野客樂意未渠央舊友千里夢頭白征衣三歲化塵黄

垂弧已有四方志男子隨時爲弛張

伯圭用韻再賦再次韻

水會江漢西去長地隣淮甸春猶涼覊棲客情亦堪歎
遊歷遠輿殊未央濁酒澆腸天地濶晴楊弄日川原黄
丈夫多愁豈貧賤斂翮三年思奮張
屋外土堉難栽蔬門前路細不通車樹雲蒼茫崇山合
煙火蕭然樵子居巖靜秋清閒落木溪澄日出見遊魚
經年世事豈相絆此日塵襟得暫舒

次伯圭韻

驚心歲月悲長路照眼花枝發近林司馬山川倦遊歷
爰絲閭里與浮沉故園爲主貧還樂華髮催人老易侵
會把驅馳揮汗手便歸振撥舊牀琴

次伯圭見寄韻

去歲倉忙買棹還離尊爛醉盡君歡看梅踏雪餘寒在
燒燭傳杯向夜闌暫慰飄蓬歸甬水豈知行李得綏安
故人佳句先持贈論報慚無雙玉盤

史躬父諸公有南湖之遊病中不與因見寄題

焉

愛汝春郭樓閣迥更有花鳥爭紛紜花臨連漪影自照

鳥隅慈舊聲相聞清江見底浴日月碧天無際走風雲

抱痾羡子得此樂何當相與窮朝曛

五言絶句

題墨梅

明月照寒潭踈影弄清碧一枝江南春百年不改色

和孫友仁韻

明月麗中天幽情與誰賞何人吹玉簫夜靜聞孤響

六言絶句

題史信父小梅

萬竹亂堆蒼玉雙梅冷薦清馥老松高聳孤青野水春生浮緑

遠嶂浮嵐欲曙幽鳥引雛亭午斜陽隔竹人聲半夜一林風雨

晨興謾理琴書晚景閒寄翰墨客來對酒高歌興逸凭欄騁目

小梅物意無窮寓我平生有足從他人事翻輪且對天開橫幅

七言絶句

和閑閑吳上卿題筠軒齋

踵門奕奕萬車徒一曲瑶琴一卷書腸胃近來清似洗寄身朝市即林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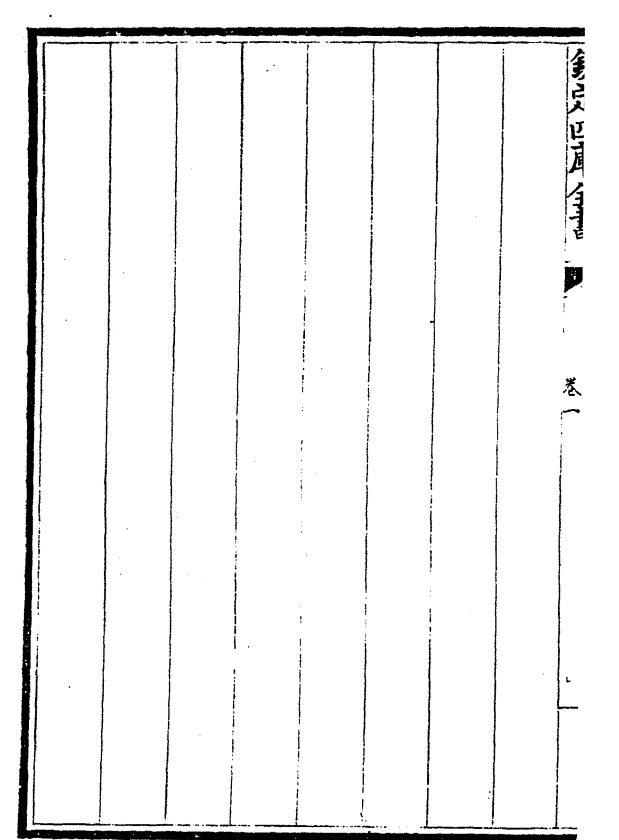
清才如許值明時却把閑身寄托題百事盡收空似鏡
牕前破寂一聲雞

山行還次劉梅泉

水繞孤村天地寬蕭然秋色老柴關白雲滿谷孤猿嘯
黃草連天一鴈還
霜落天高野月寒高秋爽氣薄林關商歌一曲不知處
應是漁樵清夜還

和題台州方廣寺應詔畫圖

瀑布聲中隱約聽鐘聲欲出翠嵐凝也知地氣靈如此
空現樓臺千萬層
水激成鐘髣髴聽樓臺暫在眼中凝要圖寶跡歸天子
須過危橋踏幾層
圖裏鐘聲曷可聽架空樓閣不長凝李成再使生今日
樓閣何知畫幾層



積齋集卷二

元　程端學　撰

序

牟清忠公奏議序

處踈遠而論機密冒戮辱而觸忌諱此君子所自信而衆人之所深慝也孔子曰見危授命箕子曰我不顧行遯夫君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危授命不顧行遯不已過乎雖然各適其時而已矣審將然之勢為吾之進

退者君子之道也既食其禄則憂其憂於其傾覆之際而惟難之辟豈君子之道哉宋當理宗中年宰相姦邪卿士比黨奄官嬖妾弄權請托軍疲於戍役民困於徵求天變洊臻而弗悟國步已蹙而弗謀於斯時也尚可以位卑而忘言畏死而避嫌哉朝廷豈無論事之臣或毛舉細故或泛言治體為全身計敢言及其君哉敢言其君不敢議一權勢之臣敢議權勢之臣不敢侵一用事之奄宦敢侵用事奄宦不敢議一嬖倖之宫妾蓋宫

妾之訴易於奄宦奄宦之譖甚於權臣權臣中人酷於
人君之殺戮得罪於君猶有諫諍之臣得罪於權臣宦
妾不旋踵而殲其身此古今之通患况宋之季世哉牟
清忠公在嘉熙淳祐間仕猶未顯也其進言於朝人君
之心術未嘗不切也宰相之過惡未嘗不論也內而宦
官宮妾外而軍民膏肓事無不知知無不言及其宻邇
禁闥始終弗渝其言光明正大而根據理義卓然奇偉
而究極情事言人所不敢言攻人所不敢攻身之弗恤

惟國之謀生之弗欲惟義之取人為公偲公處之裕如也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茍得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若清忠公者可謂自信君子歟然而天下知公之敢言而不知公之所以言知公之敢死而不知公之處其死公之言必欲格君心回天意辨義利正人道公之所履君信其忠人服其誠雖陰險小人不得肆其毒於人望故仲舒見憚於驕主仁傑免禍於女后公亦全軀於斯世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清忠公有焉公諱子才字存叟蜀之陵陽人仕止一揆之道卒以直見沮著論議制誥詩賦雜文多所遺逸僅存奏藁數十篇公之孫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父嘗出以示端學伏而讀之使人流涕太息慨其言之不盡傳也景陽且徵端學為序屢以晚出非分辭而弗獲因書於簡以告夫天下後世之事其君者必取於斯為勝私起懦犯顏納諫之本云至順三年四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丁燕詩序

至順壬申春丁當太守正議公治明之三月率僚佐及郡之秀士蒇事於宣聖之宫虔恭儼恪翼翼若臨既卒事公諗於衆曰祭有胙有餕禮久弗舉懼隧彛典於是致大府之賓客百司庶職暨耆彦之士合燕於學鐘鼓既考絃歌既作尊卑秩秩威儀棣棣醉而不亂懽而不譁上下孚洽若陽和被物流膚浹髓士友相慶曰是禮弗講餘廿年矣稽舊圖新惟我公是尸考禮正俗惟我

公是維可無詠歌之辭乎什既成乃來請序魯頌泮宮之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其四章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烝烝皇皇不吳不揚維公之政嚴寬敬簡涵煦摩括未施而先信其諸順道敬德而慎威儀者乎有以為民則矣吾黨之士盍亦克廣德心以迓公之化不但頌其在泮飲酒之美則明之治其庶幾乎是燕也予既間客席不得辭為書於卷首

周以韶建縣尉廳詩序

予少時過鄞縣尉廨故址索然徒見荒榛蔓草牛羊牧焉而尉常寓民家朝東暮西迄無定所余嘗曰無尉耳有尉斯有所或哂余曰官無出民無入談何容易余不敢辨然心未然其言也既余仕於朝一日南歸復過之則巋然有屋巍然有垣愕眙問於隣曰吾尉周公所營也尉始至歎曰官無高卑不肅則慢尉以詰盜而不有其所非所以肅也營之不在我乎然民未孚孚不可有

為於是求民瘼審獄究除蠧黠奸發摘盜賊不事鉤距皆使自實一無所旁引士民咸曰有尉如是可無居揹貲就役者若子之趨父命也不踰時落成余聞之曰嗟乎廢興在天興廢在人不其然乎然興廢有二焉曰志曰勢有志無勢不遂有勢無志不為民樂從事勢得為也信而勞民周君志也志與勢相須而成事如反手余所謂有尉斯有所者其不以是也歟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表公刻石紀績大夫士歌詠其事余亦喜前言之有

合也書於卷首

遊赤山詩序

有人作之境有天作之境役吾心勞人力積石象山地穴池壑彤庭緹幙金碧照灼嘉木妖葩蟠攣倒植籠養珍禽檻因異獸與人相廢興者是謂人作之境自然之山自然之水遠瀾近薄可眺可止風氣自清閒雲自生幽鳥清猨時來自鳴與天地相始終者是謂天作之境人作之境富貴者樂之天作之境貧賤者樂之故筵列

觴俎崇酒載羞荆鹽趙謳左右獻酬飲則絲竹遊則鑿
舟者富貴者資以樂其境者也濁酒盈壺釣水採山二
三同志提攜以攀狂謡醉舞乘興往還者貧賤者資以
樂其境者也大德八年臘月廿日余西行至桐川與友
潘伯勉自牧節之同上赤山得佳趣焉於是縱酒賦詩
窮搜極討盖坐見暮色自隔谿來而忘其去余喟然顧
謂三子曰此非天作之而吾儕所得以樂者乎咸謀伐
榛荆結屋以避風雨憩昏曉焉謀未遂而或者乃疑是

謀幾人作者余曉之曰凡物皆天作而地設之必成乎人彼富貴者強其無以為有余特因其有以益其所不可無吾以適意而彼則留意焉其勞逸得失之間達者必有以辨故書其說於赤山詩之首

括蒼尹仲明玉井樵唱序

杜少陵獻三賦時正昇平無事至德以後亂離飄泊揞潼關而下馬望曲江而行哭𢠸石壕之老婦歎空谷之佳人走鳳翔竄同谷客錦里涉夔門時移境換觸物哀

吟覽者為之墮淚至建炎中陳去非避寇房陵茅屋夜半聞澗水聲追憶少陵詩句自恨平生不得其意而輕讀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亦係其所遭故耶括蒼尹君和靖之諸孫世躋仕版君獨流落不偶故里家園燼於兵火對信安風雨之榻念奕山燕雀之巢弔會稽之陵紀錢塘之夢慷慨懷古之情沉鬱不平之氣一於歌詩發之然其怨而不誹婉而成章略無時粧俗態使杜子美復生亦當領略其句顧余非知詩者而身之所遭

適與君類獨能深知其意而悲之年少貴人未必知也嗟夫余與君俱老矣余老且拙弗諧於時君方北游欲詣闕下獻子美三賦豈終流落不偶者耶然嘗攷之和靖與去非同時居洛一則執經程門立雪不倦一則飲酒吹笛於午橋花影之下人品固不同也京西之變尹弃家而入蜀陳攜孥而來南陳旋參大政碌碌無補尹為德遠汲引復為會之擯却晚入經筵屢疏不合抗節而去經學之驗豈詩學比耶君明經世其家而託興於

詩以其猶有意於出也故以先業期之抑昔人譏去非大用後不復作詩不如不大用而賸作好詩之為愈也是又一論君試評之君名某字某云

朱溪里家傳序

同郡溪里朱君出其家傳示余曰我祖若父積德累行以至於我之身名不登於仕版甚懸無以顯之子能為我發之乎余伏而讀之見其高祖兄弟之分財弟取耕牛十有三兄得其一他物類是悉弗與較其祖為父訴

究於朝九年不解卒悟上意以得直及其父成童始學書晝讀夜思以底於成教子以禮化及宗姻代兄受刑守令憐而見免其母字子一語不欺凡此數端舉足長世勸俗爲之三復而歎曰夫人孰不欲顯其親若知顯之之道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今人物衆矣其嘉言善行何可勝紀而史傳所載萬不一二由其子孫不能知祖父之志而不足以道之也有能道之者往往言行不孚於人而人不信故修身者顯其親之道而非爵位之

謂也爵位能使人慕於一時不能使人敬於後世修其身者人必曰某也有子若此敬其子及其父矣況爵位有命而修為在我故曰修身者顯其親之道也朱君祖父之行自足以顯而朱君之敦篤有文又足以使人敬而信之他時執史筆觀民風者將有所不遺也朱君奚慭因書其後以還之

送張大方之任序

朝廷以關陝江淛諸郡大侵募民納粟補爵而吾鄉紹

興學錄張大方得調福清牛田管勾將行辭余曰吾棄儒官而膺是役日與亭户較錙銖之末此行能無媿乎余曰行也古之煮海以為利非直富國而已也將厚民之生而國依以富也今利歸於公者有經而民被其毒者無已豈非以其法有未盡者哉亭竈之家無賴久矣富者破産以輸公貧者焦勞困悴為溝中瘠其弊未易革也苟得良有司焉彌縫其缺失援墜隕於重溺起瘠羸於將絶則亦庶幾云爾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故其闢王氏新法甚嚴而身為條例司官者蓋以新法之害勢未易除吾就其中為民求生道拯一分弊則民受一分之利緩一分徵則民免一分之苦君子之所為其誠懇惻怛有如此者大方亦能以是存其心於人未為無補也若曰吾姑借是以為進身之階媿將在此而非彼之謂矣大方勉乎哉牛田丞前禮部侍郎胡君亦鄉人也道余問訊并以是告之當有感於余言

送黄心道之任序

余讀宋史至高宗時給事中黄公龜年劾秦檜奸回事未嘗不斂容加肅也當檜用事忠臣良將惴惴懼不脱虎口獨公劾檜不少貸朝廷不得已至罷其相既而檜復柄用人為公懼公不動色卒隱淪全軀以没非所謂行義達道明哲保身者歟丈夫至此亦足以慰平生不與物俱腐矣其八世孫曰傳孫者從余游迺余每以迺祖之彛訓是勗生亦能斤斤雅飭以弗克光前人烈為懼

而以儒自業今將教諭臨海前辭且請曰先生何以行
傳孫哉語之曰爾知爾祖之烈可敬可慕抑知爾祖積
功累行非一日故乎慎乎其細而形乎其大力乎其初
而弗替乎其終久而見之効橹之績録之青史與日月
爭光借使侈然於平日而有激於一時吾未見動上聽
而服衆心履艱險而出危禍也夫官無高卑禄無富貧
有志之士弗敢怠者以其為之兆也志定而後險易甘
苦弗懈弗渝底於有成故海合百川而成巨浸人集衆

善而建大業生之往也不在敬其始乎

送薛州判歸治所序

余讀漢循吏傳竊怪班孟堅不置兒寬六臣列第序其居官可紀而已寬為内史勸農業治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得人心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民聞課殿輸租襁屬不絶課更以最能是六事不謂之循吏不可也彼六臣有能外是者乎無也寛縱不得與龔黄朱邵比豈下王成哉豈孝武事奢侈輕民功故寛在當時

不得以循吏稱歟仲傑薛侯之判奉化也余適歸鄞州去鄞八十里而近自南來者舉能言薛侯實政其於農業刑罰獄訟禮士得民視寬無愧遠近上下旣咸信之矣今其督輸會府而來鄞也侯驗民遠邇載輸久速揭片紙示約一吏不遣一箠不施輸無後期者畢事先官限課為諸州縣最且常年輸租吏並緣侵漁侯事為之防苗𡡾髮櫛無留奸焉此又得於親見故人益信之世言古今人不相及觀侯之政果不相及乎哉侯一州佐

耳權非内史比也且去漢千五百年時益以難理一開誠布公效已若茲使異日位益隆而志不渝其於所成可量哉今制亦以五事備陟守令凡秩滿公牘上吏部五事無不備者是則偽增如王成不少矣侯政有異等儻見之公牘有司將或不異之矣噫苟為成俗民瘼不瘳宜哉侯將歸治所鄞士為歌詩以餞余亦序其實以俟佗年傳循吏者攷焉

送張治中回任序

治中於郡事無所不統然上有監守下有佐署有僚寀
律凡當署自下而上則寮寀擬成牘以上判官署治中
乃署而又總裁於守若監為治中之職者雖無所可否
可也故雖有仁心善政不能遽使旁通遠洽而闒茸迂
踈者尤不能一措畫於其間非不剛不柔中正和樂之
才不能調護彌縫以和厥政是以能盡厥職者為甚難
廣平張侯大卿來為明郡治中下車之初即以賑饑得
民心其於郡事一無所茍涵煦摩刮務得其平民蒙其

惠而不知其功其余所謂不剛不柔中正和樂之才歟侯工於詩詞又善譯語引類為韻以行於世其治效非特其才之美又其稽古之力也人謂侯能為其所難使他日得一郡專其所設施以為其所易其治效豈止是哉於其受代而去也吾鄉士民惜之咸為歌詩以贈乃相與來請序余先世與侯鄉人也今其交往之密意氣之合雖無所請其能已於言乎況與人亹亹道其德政之實故摭而書之於卷首

送王漢卿典史秩滿序

人之用世不可以無才然才入於規矩為髙才入於淫泆為下才曾子謂君子可託六尺孤寄百里命蜀先主稱諸葛孔明十倍曹丕才之入於規矩者也孟子謂盆成括小有才智果謂智瑶以五賢陵人才之入於淫泆者也由是觀之豈才之罪哉其所趨者異也余於宣城王君漢卿愛其才焉久而觀其行事又愛其為有用之才也案牘之職其難尚矣尤難於佐鄞鄞邑瘠邇元戎

大府自令丞至寮寀雞鳴而起既受命於大府又受命於會府送迎期會日不暇給其間牴牾拂挠其所行者不少也漢卿於斯時從容措畫若不經意而衆務畢集豈非以其才哉然其佐邑在法必執非法必辨美事樂為蠹政務去於是上察其能吏畏其明而民懷其恵非有用之才歟於其受代而去也士民徳之咸為詩以道其績乃相與來請序余亦喜為書於卷首

送陳教授之任序

四明人物甲他郡德行藝能之士文武將相之才繩繩焉代不乏人雖天文地理醫卜之學亦皆精藝超絕可表斯世蓋其山川秀美蜿蜒停蓄不產他材故草木金石之物無所名天下而其清淑獨歸乎人若東埜陳君者蓋陰陽星學之嶄然者也東埜本儒業又傳其術於父而以淑其二子天祐天裕父子三人皆以其學得名皆受知於顯者更相薦引受命為郡教授鄉人不獨愛其術且榮其皆有遇也東埜年踰七十越數千里往教

中山人或難其行東埜則曰君命我勿敢擇雖老無寧自逸尚敬往哉大夫士咸壯之爭為詩以道之請余序其首余謂天地間理數外無物然儒者惟義是比有弗謂數者理有定而數無常懼其泥乎彼者遺乎此也今東埜之學其於陰陽參伍錯綜吉凶悔吝之數講之詳矣而其言汲汲乎不廢君臣大義其不以數遺其理者也理與數儒者所弗能兼而東埜欲兼之宜其視數千里若跬步雖老而不倦也余欲已於言安得而已乎

送周教授回任序

傳謂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蓋父子以恩君臣以義恩難處義易裁也庸詎知師友之難哉師友在恩義之間合踈而為親嚴則離和則慢使之不離不慢畏而愛親而敬豈不難哉此直其自相師者也庸詎知校官之尤難哉校官之於士以勢合者也夫人受一命而為百里之師其年未必長也其學未必充也其行未必脩也其名未必聞也驟然立乎六館之上講道施教以

表率乎六館之士六館之士其不愕眙訕侮也者幾希是其尤難者也吉安周君似周之教瑞陽則不然𦒿尊而望重學多而文優士無賢不肖咸服其教無遠近願受業焉夫教官以勢合士友而心服之必有其道矣三年受代士友惜之咸為歌詩以道其行乃來請序余謂周君教行於其難其所易者從可知矣惜乎年及致仕而不得施於政也國朝之制惟集賢翰林及精力未衰者不在致仕限周君矍鑠如此尚堪一行幸無讓

送花教授秩滿序

士之以校官進而受一命之寵者難矣哉律二十五始得仕由鄉校薦之郡郡試其文移憲覆覈率二三年為直學典饟廩之出納又二三年上之行省若大府行省若大府類其名復三四年授一諭若錄近者五六年遠者十數年然後領事三年秩滿復如之又十數年然後領事三年秩滿復如之又十數年升正若長正三年始上之都省部又三年始授一命為州教授州教授三年

始升之郡郡教授三年始入流為縣主簿士而至於州教授年且致仕矣故得州教授者十三四得郡教授者十二三得縣主簿者十不一二有終身不得者焉夫以奔走雜塵鞅掌焦勞三四十年而所就若此豈非難哉濡須花梅村以教官遞為明郡教授所謂難得者也三年而歸且將致仕梅村家有田園有子服勞奉養自此違雜塵辭鞅掌去其所難就其所易日與鄉隣父老攜酒相過問桑麻消息上八公山訪神仙遺跡平生之樂

在是也然朝廷惟兩院為養老尊賢所出常律外若安車蒲輪儼然踵門樂將在彼又非余之謂矣至順三年二月既望序

送張起潛直學詩卷序

學以是道進以是道君子也學以是道進不以是道衆人也夫人孰不欲以君子自處而卒以衆人進者豈非拘於其法哉校官之職道㴱乎已正臯比以待問者也而由直學為之是以衆人之道進也張君起潛業儒業

道儒言領事岱山或疑其行余曰不然委吏乘田孔子雖不以之為進身之階而亦不辭焉者以錢穀之事舉吾分內也使張君益修其業無所不足乎身亦知錢穀為分內事而姑假以是售夫今之法余安能知之於其行也交友咸詩之又相與來請言書此以勉之

送姜子明平反序

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二人者皆不逮民於無辜然釋之數爭論上前

所持者平故其及於民也廣定國居職十八年哀矜審慎故其信於民也深世謂史氏製言有體要焉子明姜君為杭州司獄七年遇疑罪旁諏遠訪必覈其實憲使周善長薦之南曹於是有判官岷山州之命既而調瑞安有慈溪民胡為人殺於財不得其情有司驗治鞫訊誣服具獄上迯率大府疑焉聞子明有能名移使治之子明掠去捶楚設方推讞殺者得誣服連引者數十人一時盡釋之人無識不識咸快慊稱頌不絕口士大夫

形之詠歌且相與來請叙其事余謂今之刑部尚書猶漢之廷尉也使子明當此任聽之專而任之久將無媿於古今之人人材未嘗借用於異代而能使各得其職顧握黜陟柄者如何耳余於是乎有感書以行之

送鄞尉周居性序

括蒼周君居性來尉鄞奉八十之父以行勤於其職而謹於事親嘗過余問所職三年受代而丁父憂貧無以返葬或勸其從佛氏之荼毗君不肯曰余父仕宦至男

爵骨肉未寒忍置之灰飛烟滅之地邪既又過余問喪禮至是將奉柩以還來辭余請一言以自勗亦可謂謙謙好問者矣因告之曰余無以他事喻即子所行以為規夫人喜莫喜於祿養悲莫悲於輿櫬而歸一悲喜之間而人子之道在是矣然夫子謂喪與其易寧戚者非徒曰戚焉而已也葢禮以中而止不得其中則戚猶愈乎易耳本之戚而禮以節夫動容周旋之間使毫釐不忒乃無歉乎送死之道送死之道盡則事親之道盡而事

君之道不外是矣子能不憚千里而奉其親又不憚千里而返葬之猶不自足而每訪於余充子之良心而慎乎禮何所往而不為忠與孝也吾子勉乎哉

送鄭極心序

廣信鄭極心挾數學來訪余於甬東精舍叩其所以則自河圖衍之以知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灾祥如燭照龜灼小大弗遺見者往往愕眙而去既而徵余言余再三辭焉其請益固告之曰河圖者易之所自出也大衍蓋

出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為揲蓍之法自揲蓍法行於世而人知趨吉避凶聖人以開物成務易之用可謂大矣後世不是之求而取其旁支小派以支干生尅求人吉凶禍福雖時有中然間以人為而不出自然之理況其取用有淺深識趣有短長其能必有合哉極心之求能本其初而求之兼以見聞之熟比諸家為驗然易雖出河圖奇偶之數而聖人繫之以辭則惟言夫易之理葢理得則數在其中舉數而遺理君子不取也

易之作其於人倫之際君子小人之間扶陽抑陰之意所盡心焉也故可以往可以無往猶豫進退之機命之著可也而其君父之大綱善惡之取舍視吾義所在有不假夫蓍者焉夫進其義而死生禍福有不計者君子之心也貳之以數而死生禍福則依違焉豈君子之心哉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極心用意於河圖其於易之道亦有窺乎古人之際其亦先其義而後其數乎然則極心不獨演易之數將明易之道不獨明易之道將

大易之用人能大易之用而名不彰者未之有也余言豈足為極心重輕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積齋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謄録貢生臣章松雲

謄録貢生臣郭墉

謄録貢生臣王轂

積齋集卷三　　　　元　程端學　撰

序

送師府經歷白君詩序

國朝統四海界諸道間置宣慰使以馭險要東南雄藩又兼都元帥以鎮之淛東轄郡惟七東北際海南接甌閩海外島夷舟帆來賔撫綏得道一方敉寧比他道其責尤重凡膺此任者皆朝廷重臣其參佐僚屬必選才

望蕉濟之士以充之貴清白侯由省掾史知名執政來領都事事上馭下撫軍治民調和處置咸得其宜元戎有所倚賴守令有所奉承名聞于上暨終更復升經歷務稔事專厥績尤著秩復滿代者弗至衆方幸之適丁母夫人憂將扶喪北歸大夫士謂匪歌詩無以鋪繹萬一或曰當斬然衰絰之中豈侯所樂聞哉曰詩所以詠歌人之得失三百五篇歌頌譏刺非為斯人喜懼也發乎情之不得已為來者勸也侯之澤不可遂泯詩之作

其亦人之寓于言者乎于是咸執其母之紼于西門之外而詩之以俟夫觀民風者取焉

送李晉仲下第南歸序

昔之舉士選于州今之舉士選于省省領州數十而登名者不當一州之數是一州不一人于是有連數州不舉者焉昔之治一經者惟意是適不必依經立義而宏辭別為一科今也必明奥旨必守儒先成說而所謂經義者又出人意外研賾明微以求聖賢指歸古賦詔誥

章表即昔之所謂宏辭者而今也兼之不持片幅悉由記臆士之得與是選者厥惟難哉然才有所長命有所遇其得之又若易然夫士之所尚知義命而安之耳知義命而安之則窮通得失不以動其心宜若易然而實難其人何者進士百取其一歷試諸難而得選于省奔走數千里會試京師又三取其一而二不偶茍非持養于平日不但為科舉學者孰免計較之私哉由是觀之與選者雖難而易得不動心雖易而實難能易其所難

者予于晉仲李君見之晉仲静慎人也家建康教諭上饒舉進士于江淛省浮彭蠡絶大江遡黄河之險經乎魯趙之郊五千里來京師而不得志于有司其儕或戚戚至感泣而晉仲不一變其色且曰吾學未充命未偶耳君子求其在我者自外至者非所論也非養之有素而不但為科舉之學者能若是哉余安得不為晉仲喜也余兄敬叔先得交晉仲為余道晉仲美不絶口今以同年會京師從遊三月聆其言察其中盡得其美之實

至是晉仲辭余南歸故余書其得于晉仲者以贈之且志余凡不妄與人云

送蔣遠靜山長序

人固有同出于儒而異其設施者未可執此以議彼也昔程不識李廣為邊太守不識正部曲行伍吏治簿書人不得自便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便幕府省文書二人者不相為謀然皆為漢名將儒之設教或範其程規使讀必熟索必精劬勞困苦而後得或誘掖漸摩感

發志意使自為力雖各因其才然其成功一也故程伯子和氣冲融而學者自化叔子嚴厲剛方而門人敬憚亦若異道而世之為師者舍二程無以法果可執此議彼哉泰定初江淛行省銓教官議者言百里之師所在當擇建康臺憲在焉尤當得人以副宣明于是執政周諮密訪有望之士以充之其郡有豈巖王君創江東書院請于公得設山長而逺静蔣君承之韓君及余兄敬叔與是選敬叔首設講為人敦厚謹畏終日危坐與諸

生相對必使熟讀精思真知實踐本之晦庵西山教人之意酌以今日取士之法為書一編以行于世守其轍者往往有成韓君則余未識其人蔣君乃余兄之友也四明文獻之家惟蔣氏最遠而克世其家如蔣君者百不一二然蔣君之性踈通曠遠博覽強記為文章而尤長于詩令其往而接余兄之武余恐受業者未安其教也故先為道其質之所近意之所安與其並行而不相悖者俾無間然于其初雖然蔣君升堂進諸生而見摳

趨之翼翼考其業而見其華實之班班將如蕭規而曹隨則余不能知之矣

贈潘氏二子序

三代興教化行風俗美鄉國閭巷莫不有學其教莫非窮理修已之實是故師友之間相率以從事者莫不以窮理修已為務至于有司選舉亦莫不論德藝以為優劣人之生于其間鄉閭以是教之師友以是率之有司以是選舉之于是時能循循自飭弗荒弗替此衆人之

所易者也三代衰學校廢師友所從事者不一技而選士亦無常法然猶能宗三代之學者此君子之所易及者也及世愈獘而有司選士往往取對偶俳優之詞以為工于是師友率以趨時為務遂至于浮靡之風起而實學廢間有一二好古者從事于其實則師友相聚而笑之鄉閭以是致侮有司不以是見擢于此時能傑然特出卓然不惑獨其心欲追古人而從之者蓋君子猶有所難矣孟子謂待文王而興者為凡民無文王而興

者豪傑是也大德庚子余來桐川潘氏二子就余問焉余告之曰古之學窮理修已是已今之學俳優是已將焉從二子喟然曰學至于古而後可以為學也自是相與辨詰問難窮其源究其歸絶其外反之于内或以非世之所趨者告之則二子笑而不答嗚呼其亦有傑然特出卓然不惑之意歟今余且歸二子曰先生何以留我哉余嘉其欲行君子之所難也書以贈之二子長曰譓次曰貴和從兄弟也

贈國學生巴延歸覲序

古之學者誦詩讀書習禮樂之節射御書數之文然後有以斂束其情薰陶其性以成其材故禮有經禮曲禮至于三百三千必動容周旋無不中是而後可以言禮樂有五聲六律八音必訓習審察使無奪倫而後可以言樂至于射必内正外直進退適宜然後中正鵠御必範其馳驅調其疾徐然後免覆轍雖書數之徼亦研覃源委不差毫釐然後有實用而謂之通六藝焉吁何其

煩且難哉然養其外有素則在其中者益堅故其成材也易今之學者當六藝盡廢之餘兀坐終日誦四書五經宜若簡且易而造其微者難其人蓋六藝之事少而肄之以至于壯即其事可以明其理故人樂為其學而易為力四書五經聖賢之藴誦而不得其意則其心困以怠怠則終棄之而難為功自然之理也然則今之學者終無成乎亦在乎不已而已夫禮缺樂壞射御書數相繼而廢非一朝一夕矣不可得而學也苟能即四書

五經而專之詳其句讀審其訓詁涵泳從容以求其意不已則熟熟則浹洽而樂生焉學而至于樂雖微六藝之具而六藝之本在我矣意既得知既至而行有不得者吾未之信也國學生伯顏從予遊學勇而專困而不怠遊國學三年將歸覲其親乞言于予予嘉其專于學而懼其畏成材之難也書其所以易者以勉之

送吴友雲序

甬東道士吴友雲不問生産作業酒一壺詩一篇而已

其言曰方外之士以其餐霞茹芝騎麟翳鳳尋竒索怪為人所難為之事予非也玩物適情樂其自然以養其生斯已矣故凡東南山水之勝未嘗不躡屩擔簦以嬉又以為不足將北遊燕趙之墟觀光上國極臨眺之樂一日來辭曰先生何以朂我哉予應之曰子既自得予之道矣予何朂予行天下久矣蓋倦遊者也方弛擔息肩晦明養拙日從鄉曲父老問桑麻消息教子孫為村學究燕趙之士多予故人有問予者煩以是告之

送陳子敬序

武林陳子敬由浙漕掾升閩浙帥掾秩滿當改授且行大夫士樂其志之有成也而詩之來請于余曰先生何以行肅哉因朂之曰夫人之以吏胥進而膺一命之寵難矣哉其始也籍其名于有司卒數年始食于上三考始一升又三考得改授其間官長之喜怒庶物之坪益錢穀之虧盈功過毀譽之相尋利害禍福之所倚置身僥倖之地而後能豫蓋有皓首而不遂者焉子敬亦由

是進而獨異乎彼者子敬美風姿談論舉止放乎儒字畫吟咏出乎其類信乎僚友而獲乎上未弱冠不家食未强仕即改授所歷無有阻抑摧挫之勞若輕舟遇順風瞬息千里使世皆然由吏胥而仕者亦無難矣然君子處已不敢自易而常難之故能斤斤儆戒飭懼求寡過之地以成光大之業在易所謂安不忘危者余之所望于子敬也然則子敬之仕也孰禦焉余既重其請故不以頌而以規

送周以韶序

余教成均時遇鄞人問鄉之賢者得三人焉廉潔下士稱宣慰副使姜公元位安詳治劇稱鄞尹阮君申之明簡集事稱鄞尉周君一夔余雖雅敬三君而未識也次年南還皆得交焉既余官史院三年而歸田姜阮二君猶未代去周君亦辟為淛東帥府掾在鄞往來無間因悉三君之為人而尤愛周君之才蓋古之仕者位大為難小為易今之仕者小為難大為易古人道不行于時

則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禄養以求乎其無愧今禄薄而務益繁事細而責益重斯小者難也尉為九品而職詰盜鄞又並海為劇縣私鹺巨姦竊發相繼一不獲即受譴于州若府尉率不終其任自君之來發擿擿摭舉有方畧一無所隱而人服其明連引者一無所問而人受其簡故犯者常少以其餘力創公宇受他委連帥恱而見辟佐府事又以能稱迨終更不一齟齬今其秩當得邑令其效當不止于尉以君之風流儒雅益以道自勵

雖為一郡理一藩當無媿古循吏鈎鉅求情豈其心哉余又以能其所難者卜其所易者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諛君子所與也余既為阮君紀績於石而姜公之去亦序其行令其徃大夫士咸詩之雖欲已于言安得而已乎

送江聲伯序

士有可用之才而不見用于世然後人惜之有可進之機而不自進其身然後人信之其或非所用而不用無

所進而不進勢窮力屈而止者碌碌之徒耳句容江君
聲伯學博而通識者咸曰可以出而仕矣而未或遇也
一日躡屩擔簦來京師識者又曰其必有合也其少試
已乎既而集賢大學士趙公雅敬江君之為人將薦諸
省部而爵之君咈然曰吾楚産也觀光京國以廣吾見
壯吾氣而已出而求祿豈士之守哉長揖而去于是中
朝大夫士咸信其守而惜其去也詩以送之予亦樂道
其善為書于詩卷首

送應景茂序

明郡之東百里曰昌國明之屬州也其州刋山為城環海為郛平衍豐腴可耕可居州人道郡者必梯山航海而來若與世相懸絶者故民淳而事簡仙佛所鍾而怪異錯出蓋地靈然也予嘗謂其地所産非仙物怪事所能獨當必有人焉領其秀者惜乎險阻跋涉未得與接也至治癸亥予計偕京師見昌國景茂應君于旅舍氣清而和學多而才又世家子喜而與之同居情至渥也

明年予及第助教國子而應君亦以善國語授學正建昌將奉檄歸榮其親請曰先生何以行我哉予告之曰孟子曰士尚志夫仕以行義而非以榮身與親也予筮仕之初盍前定所趨哉所趨定而榮身與親在是矣世之營營于其身者若知所趨乎則是榮其身適所以辱其親也夫秦之與越相去遠矣出門而東西其轅不顛步而秦越之路分予知秦越之路決于頃步則轍環天下皆榮身與親之道也夫然昌國之秀非予領之而誰

歟予與應君家同郡出同居又平日願見于百里内不可得而今得于數千里外敢辭一言

送趙仲玉序

内剛外柔君子也外剛内柔小人也内剛外柔非矯也君子之道然也和而不同内剛也非君子歟外剛内柔謂非矯誣也色厲内荏聖人比之穿窬之盜非小人歟然具内剛之質者必成于學學與質相資然後宏衍光明而物欲不得引吾内故老而彌堅是謂義理之剛衆

人能用其剛于壯歲及其老而變焉者血氣之剛隨人盛衰者也永嘉仲玉趙君為浙東帥府從事嘗訪余于甬東精舍望其容謙以約聆其言理以暢訊其行事方而不害其内剛外柔之君子歟其質之美歟抑學之力歟故余因其所近樂與論剛柔之道及其受代而行也書以贈之

送道士卓無為住虛白觀序

孟子謂古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天爵以要人

爵當戰國時風俗雖薄未若後世之甚也而其言已有古今之異況乎後世要人爵者宜甚衆也然而猶有敦篤不外慕之士何哉蓋仁義忠信之在人自生民以來至于今也故雖時有變遷俗有厚薄而本心未始與之亡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焉余于卓君無為益信無為本儒家子其父鄮山翁問學謙恭偉然為鄉先生無為雖離世為黄冠士而其愿慤勤厚有迺翁之風晏然若無所慕于世者于是主者與其徒愛之薦之

兩教所俾主奉化之虛白觀無為亦不喜色夫道家者流雖異乎吾儒之學然其心同一天爵也雖無公卿大夫之榮然受檄以領一方之衆亦人爵也其無求而得之豈非人爵從之之謂哉且佛氏以寂滅為樂老氏以清淨為宗而其徒爭相為長者接迹于世甚則毆擊鬭訟紛紛不已若無為者亦可為其徒勸也今果有人焉修其忠信仁義充類以究其餘至乎有造豈無自然之效哉患在持之不力耳余于是乎有感于其行大夫士

咸詩之無為余祖黨外親也亦書其所得者于卷首至順三年六月既望序

潘伯勉名字序

名出于父字出于友出于友字無不善出于父名有善不善何則人之生父命之名或因其材或即其事般之君以甲子名孔子以丘名孟子名軻鄭伯名寤生古之于名曷容其心故有善不善至于字則始于冠焉古人重成人之始而為之冠禮召賔友而字之夫賔友字之

所以覘其成德也覘其成德而為之字惡得而不善乎嘗曰德者名與字之實也名與字德之符也善其德而不善其名與字可也善其名與字而不善其德可乎嗚呼冠禮既廢人慈其子于襁褓而加之字矣及其長妄易其父所名者有矣是以傑然其名字而不有其德者接迹于世而兼名字與德者蓋間世罕見焉建平潘氏子以貴勤名其父能復古冠禮召賓友因其名字之曰伯勉夫勤者天地聖人之德也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風

霆霜雪之所以交天之勤于生物也江河之所以流鳥獸草木之所以蕃地之勤于成物也二帝三王之所以相因相繼孔孟之所以皇皇奔走聖人之勤于育物也可以人而受形天地具聖人德而獨異乎哉故孜孜矻矻未至于聖而不已焉者君子之勤于修已也易不云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則勤其名而勉其字豈不兼善已乎雖然名出于父也字出于友也而修其德以符其實則惟伯勉之所自力伯勉才清喜修余何以

勗余特病夫世之贈言者以譽而不以規也故吿之以此

王氏女貞節詩序

予讀孟子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夫有可生之道而不用有可避之勢而不為豈其懵乎利害禍福之間哉心有所主而欲惡有甚于生死云耳蓋吾知行吾義而已行吾義至死生不足動其心况榮枯得失之小哉故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良有以也清風張君榮祖之母王氏年十九嫁不一歲而孀姙子才五月男女未可知也王氏誓不改生子得男長而教教而成以至于登仕版于是郡縣上其事春官旌其門嗚呼方其夫死而誓不改豈知見其子之仕與其旌異之榮哉蓋吾知行吾義而榮枯得失之自外至者舉無足論而天之報施若合符節是則可矣于是士大夫詠歌其事而予書其所以得茲榮者于詩卷首

鮮于必仁割股後序

鮮于必仁年十七割股起母病士友詠歌其事者曰母者身之自愛其母忘其身非孝歟或曰身者母之遺愛其母虧其身非孝也其師薛景文叙其事出其詩示余曰予亦有言乎予謂聖人之道如正鵠學者如射過焉不及焉中者難其人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聖人設教抑揚進退俾中焉止已子夏三年喪畢援琴而樂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閔子三年喪畢援琴而哀曰先生制禮

不敢過也孔子皆曰君子門人以疑孔子曰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故聖門無棄人必仁之為其孝之過于愛者乎然余有覬焉夫孝者仁之發而先見乎其初發而得宜為義中節為禮禮與義成人備焉必仁童子也誠懇惻怛已足以敦澆漓醒頑冥矧學之未艾安知異日不從容禮義中正鵠也哉其並藏詠歌之辭觀必仁于成人之日何如

書

與單良能論學書

昨奉談論竟日甚樂也格言奥旨謹已服膺其間一二疑義敢質之左右僕聞孔子之教人也仁而已當時惟顔子為庶幾故其問仁直告之克己復禮及請其目直答之四勿而已其次告以為仁之方為仁之方敬恕是也敬所以存仁也恕所以推仁也故其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其告諸子雖因其質之高下淺深而藥之大概不出乎敬恕

之間故其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語子貢曰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雖其設教多端不過使人復其本心焉耳及觀其
為仁之具則又不過詩書禮樂而已射御書數其末也
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禮曰十三學樂誦詩雖其
學樂于童子之時而乃所以為終身成仁之地而詩禮
固其始事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故曰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不特孔子也成周亦然禮曰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一壞于秦火再壞于漢儒訓詁三壞于老佛異說四壞于文章記誦詩書雖存而其用泯矣然幸而孔子之書存乎世幸而曾子子思孟子之徒誦而述之幸而程朱之徒理其湮究其賾而其言已明今學者茍能因程朱以求孔孟之説因孔孟以求詩書之用庶乎有以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相傳者如此孔子之所以教人者

如此權衡丈尺秩然在我又以身體而力行之敬以存之恕以推之接物之際合聖人之法為之非聖人之法改之積力既久自至一貫之地則禮雖廢樂雖壞為仁之具雖缺而為仁之方尚有頼也至于不勉不思從容自得者乃生知之事學者之極功非一舉而可得者也故曰先難後獲近世學者好簡厭煩喜上達而厭下學樂升高而忘自卑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

心所欲進德豈無漸乎謝顯道謂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是則是賢却發得太早然則程朱教人與孔子不相悖也此天下所熟聞而僕之所陳為贅者也今足下曰吾服孔子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皆秋殺之氣得其一體者也禮廢矣樂壞矣譬之十間之屋壞其九矣得其一者謂十為一可乎且云朱子許曾子子思孟子傳道過也此僕所未喻也夫聖賢有不同者化之守之之謂也其曠然大公不以私意累其本心則一也故

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得一體者可以語子貢宰我游夏之徒若夫曾子子思孟子則具體而微者也傳所載曾子子思之事有過焉者其中年事也晚年所造蓋不終于此也且曾子傳道之説其亦有自孔子弟子顔子蚤死一貫之旨獨告曾子覲其易簀之言曰得正而斃焉非朝聞夕死之謂乎韓子亦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得其宗又曰

孟子醇乎醇者也軻之死不得其傳故大學中庸孟子者三子憂後世之心也傳述之以輔翼聖人者也今因其言以求其心其其有悖于孔子者幾希雖當禮廢樂壞之餘而聖賢修巳治人之大經大法固因之而有在也何得遂謂無傳乎至于程朱之言則又其遺意也史果齋有言程朱之徒述孔孟之意而不敢毫髮損益于其間者得其心矣且屋雖有壞堂室苟存可遂不理乎遂不居乎遂不遺子孫乎夫自禮樂廢于千載之上程朱之

徒盡力于淪没破碎之餘剖析于毫釐得失之際求聖賢之心而以身體之鞠躬至死其亦勤矣雖其立論辨析馳騁不如孔子之渾然簡易其不得已而救獘之辭故曰衰世之志也昔者孔子當三代盛時春秋亦不作也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僕于程朱亦云足下又謂聖人復起果止此乎僕謂聖人復起亦不失其本心而已如其得位必將損益古今制禮樂正人心然六籍之大法不易也如不得位則亦如孔子之補殘缺存聖軌

裁後學詒來世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之言有所不廢也故曰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足下又謂聖人復起必不拘拘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五經之誦讀而已僕謂聖人復起必用孔子教人之法必不置大學于一隅而別為法也必不先五經而後四書也必不先春秋而後詩書也必不先行而後知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傳說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且就致知論之讀書亦無序乎譬之人生孩提而童童而

冠冠而娶娶而仕自然之勢也孩提而冠則非禮童而娶則夭矣故子夏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焉可誣也足下謂讀書者學者之一事斯言是也僕謂讀書者致知中之一事致知已不止此况致知為力行之地乎程子論此備矣然致知之始舍讀書又將焉務今禮樂壞矣射御書數又無其法處今之世者惟有循序讀書以明其理理明而後有以辨古人之得失察事物之是非而後可由敬恕以養本心也况禮樂既壞本心有不壞者

乎大學所以先致知而後誠意者正以此也未有所知而欲行猶不知南而遊越不知北而遊燕也大學者指燕越之路者也若必待聖人復起制禮作樂而後學焉吾恐死而有不及也足下論朱陸之爭往往多陸少朱謂陸氏之徒躬行者衆朱子之徒辨論過多僕謂人當觀其理不當觀其迹傳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夫尊德性誠意正心也道問學致知格物也就大學論之致知格物先也誠意正心後也道問學以為尊德性之地也陸

氏之學舍問學而尊德性者也朱子之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生之者謂之自誠明學之者謂之自明誠陸氏之學欲自誠而明以聖自居而實不易至者也朱子之學自明而誠由學而至人所可及者也佛氏之說一悟即了儒者之說勞而後通也朱陸門人大畧如此足下又謂周子太極無極之說端自佛老通書之語淺近甚多朱子釋太極強為斡旋僕謂此事可以心體難以口辯以心體當自得之以口辯則朱陸辯之詳矣不在

畫蛇添足也足下謂程朱者時之所尚故吾之教人不得不然尤所未安也王安石曰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足下茍知程朱之謬當自為一法以教人可也教人者本諸心見諸體貌形諸議論懇懇而導之猶懼其不能諭況非其本心而姑從其說僕恐受業者疑其所從也僕與足下同此心者也足下好義樂善非好勝已者昔者之論其有激乎世之人上孔孟下程朱給談鋒衍辭藻如陸氏之為者尚少故也僕恐閒足下

之言者將謂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不足學孔子生知又不易進德者終不得其門也鄙見如此足下幸終教之